

# 福克纳作品的立体交叉结构

陈才忆

(重庆交通学院 外语系, 重庆 400074)

**摘要:**威廉·福克纳在作品中使用了立体交叉结构,具体表现在:意识流方法、多视角叙述方法、转述的方法、多情节线,以及整个创作的立体交叉结构。福克纳作品构成了一幅充满无穷魅力的南方社会的立体画卷。

**关键词:**福克纳;立体;交叉;结构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5-0078-05

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是美国20世纪杰出的南方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作品详尽地刻画了美国南方的历史,反思了美国南方衰败的根本原因,内涵十分丰富。作为现代派作家,他在小说的结构上下了很大功夫,运用多种创作方法来精心编织自己的作品,使自己的每一部小说在结构上都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从整体看,他的作品在结构上给人一种立体交叉之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意识流方法使故事内容呈立体交叉状

在20世纪伟大作家中,只有爱尔兰的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英国的吴尔芙和美国的福克纳成功地使用了意识流创作方法。福克纳在第一部长篇小说《喧哗与骚动》的一开始,就使用了这一方法。班吉是个白痴,虽然已年满33岁,智商只相当于三岁的孩子,一生中所发生的几件大事,在他的记忆中时序非常混乱。在他看来,所有的事情都好像是同时发生似的。福克纳在叙述中,透过班吉的思维模式,把过去和现在揉合在一起,给读者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但读者一旦分清了时序,就能极大地体会到白痴的思维,感受到作者高超的创作技巧和作品的

艺术魅力。小说一开始,正值班吉33岁生日。小说前三页叙述的是以下三个情景。黑人仆人勒斯特带班吉到高尔夫球场旁边玩,场内有人打球。班吉听到里面的人在喊:“球在这儿,球童。”球童(Caddie)和他姐姐凯蒂(Caddy)正好同音。每当他听到叫球童捡球时,他意识里就出现了先前家里心痛他、爱护他、给他母亲般关怀的凯蒂姐姐。接下来,他和勒斯特穿过栅栏。勒斯特说:“等一等,你又挂在钉子上了。你就不能好好地钻过去,不让衣服挂在钉子上吗?”听到勒斯特这么一问,他意识中又出现了28年前凯蒂带着他穿过栅栏,去完成毛莱舅舅交给他们的一项任务的情景。当时他的衣服也被钉子挂住了,“凯蒂把我的衣服从钉子上解下来,我们钻了过去。”由于当时是圣诞节,天非常冷,凯蒂叫他把手插到兜里,“快过圣诞节了,你不想让你的手冻坏吧。”当他的意识流到这里的时候,马上又出现了当天稍早些时候在家里的情景:他和勒斯特要出去玩,仆人迪尔西,即勒斯特的外祖母,劝说道:“外面太冷了,你不要出去了吧。”这三个情景同时展现在读者面前,时间跨度很大。它们通过班吉的意识联想,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使读者读了之后,脑海里既

收稿日期:1999-10-19

作者简介:陈才忆(1965—),男,四川省都江堰市人,重庆交通学院外语系讲师。

有班吉在高尔夫球场旁边玩耍的情景,又有他小时候同凯蒂一起为毛莱舅舅送情书的情景,还有那天早些时候迪尔西劝说他和勒斯特的情景。三种情景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立体交叉画面。

这部小说的另一主人公昆丁在自杀前夕,跟两名同学一起坐在汽车里。小说里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年轻人弄到了酒,自然就喝,”斯波特说。  
“是吗,施里夫。”她的脸仰望天空她脸上脖子上  
上一片忍冬的香味。

“也喝啤酒,”施里夫说,他的手又拍拍我的  
膝盖,我又挪动了一下膝盖。像薄薄的一层  
紫丁香的涂料谈起他就会

“你不算绅士,”斯波特说。让他横梗在我  
们中间直到她的身影依稀可以从黑暗中辨认出  
来。[1](167页)

一边是那两位同学在谈论喝酒,另一边是昆丁独自在那里回想他的姐姐凯蒂(即斜体部分。昆丁意识中的“他”指的是凯蒂的情人)。昆丁无法接受凯蒂去谈情说爱,凯蒂的失贞和嫁人更让他痛苦得不能自拔,即使跟同学们一起外出玩耍,脑子里也始终摆脱不了凯蒂的身影。福克纳把昆丁的同学的谈话和他的意识活动并置在一起,如同当今电视屏幕上用高科技手段把两个截然不同的画面同时呈现出来。福克纳在70多年前就这样运用影视表现手法,可谓独巨匠心,创作手法超前。

## 二 多视角叙述方法给作品内容以立体交叉感

福克纳使用多视角叙述方法使小说具有复调意义,不少评论家已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分析阐述过了[2][3][4]。福克纳像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有影响的作家一样,放弃了传统的全知式细节描写,转而从人物视角作个人经验叙述,因为作者和读者在文化多元的情况下,很难有同一的价值规范。这就要求作家在写作技巧上,突破传统方法,从叙述评论干预中完全退出来,承认叙述世界的界限,承认其因人而异的局限性,以求读者从自己的有限经验出发来取得呼应[5](234页)。《喧哗与骚动》由四个叙述者来叙述康普生家族的衰败史,每个叙述者都从他们自身的角度出发,对康普生家庭作一次描述。第一位叙述者班吉的意识里是几十年来家中发生的许多事情的情景,还有家里人所说过的一些话。他没有、也不可能对那些话做出什么评价,但那些话对读者

来说,十分有助于了解康普生一家的衰败史。如他记得家仆罗斯库司所说过的话:“一个人家,连自己的一个孩子的名儿都不许提起,这个地方是肯定不会吉利的。”就使读者联想到凯蒂同情人发生关系这一事件及其后发生的许多与此事件相关的事。第二位叙述者昆丁对家庭的描绘主要集中在康普生夫妇、凯蒂和他自己身上。昆丁和班吉一样,也非常依恋凯蒂。他希望父亲能在精神上对他进行开导,而父亲一辈子一事无成,给昆丁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使他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另外,昆丁所叙述的父母的吵架,也能让读者窥见康普生家庭衰败的一些原因。第三个叙述者杰生,主要叙述了康普生先生去世后十七八年里家中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他对凯蒂的女儿的抚养,对母亲的照顾,对待班吉和黑人家仆的态度等,让读者看出这个家庭在几乎彻底衰败之后,他是怎样收拾残局,完全埋葬这个家庭的。最后是家仆威尔许对这个家庭的一些描述,即凯蒂的女儿偷钱逃跑之事,并客观地评价了杰生。这些描述有些相互重叠,相续推进,互为补充,有些甚至相互矛盾。由于白痴班吉的感觉和记忆是模糊杂乱的,“性倒错者”昆丁在自杀前的思想也十分混乱,杰生的自述充满激动和愤怒,这三个人的叙述都很不可靠,有很大的局限性。黑人女仆威尔许平静语调的叙述,可靠程度则要大得多[5](45页)。这四个跟康普生家庭有关的人的叙述,似乎都还没有把故事讲完。福克纳在完成这部小说15年后,写了一个附录,把康普生家的故事又作了一些补充,并这样说道:“这部作品我先后写了五次,试图讲一个故事,直到小说完成后,我才摆脱了这个不断使我感到痛苦的噩梦。”[6](196页)这样,作者从五个不同的角度,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完整的康普生家族衰败的立体交叉画卷。

《我弥留之际》这部小说情节非常简单,即本德伦一家按照本德伦太太的遗嘱,将她的遗体运回娘家墓地安葬的整个过程。小说共分为59个部分,分别由15个叙述者来讲述,讲得最多的一个讲述了19个部分,讲得最少的有七人,各自只讲了一个部分。读者通过这个家庭的七个成员的叙述,从内部了解这个家庭。又通过其他八个人的叙述,从外部来观察这个家庭。小说不停地变换叙述视角和叙述者,使得叙述呈多元展开,不同的侧面展示组合在一起,仿佛不同镜头的变换,构成了一幅反映本德伦家

庭故事的立体图像。

人物视角既是观察他人的手段,也是揭示聚焦人物自己性格的窗口,他们的叙述多多少少带有偏见[7](277页)。他们是被特意安排成不可靠,用来达到明显的讽刺效果的[5](47页)。他们这些人对每一个人物和事件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使读者很难相信其中任何一个叙述者。这么一来,读者就不得不把叙述者的看法都加以考虑和比较,再做出自己的判断[2]。

小说《押沙龙,押沙龙!》讲的是塞德本家庭由兴到衰的故事,主人公们大多早已去世。这个故事主要是由塞德本的小姨子罗莎小姐、他的朋友康普生将军的儿子康普生先生和孙子昆丁、以及昆丁在哈佛大学的同学施里夫来讲述和杜撰的。四个人对塞德本的评价各不相同,相互矛盾冲突,其中昆丁和施里夫所讲的内容有很大的虚构成分。福克纳采用了现代创作手法,完全打破时空局限和叙述顺序,甚至把不同叙述者的讲述穿插起来,形成了一种“三明治式的结构”[2],这样的创作结构就使作品有了立体感。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不同的人物同时出现在一个大画面上,使作品成了一件精心编织的艺术品。作品内容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互补性的,邀请读者参与性的,读者从而从被动变成了主动。这虽然给读者的理解欣赏带来了一定困难,却让读者在耐心仔细地阅读理解之后,得到极大的愉悦和快感。

作者不光从不同叙述者的角度去讲故事,有时还从不同时间角度去进行描述,从而使过去、现在和将来以共时的形式存在于小说之中[8]。《去吧,摩西》由七个独立的短篇小说构成,各篇看似不连贯,但从深层次讲,则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立体结构。小说的第一、四、五篇指过去社会,二、三、六篇指现代社会,最后一篇指将来社会。人称大森林三部曲的第四、五、六篇,即《古老的部族》、《熊》、《三角洲之秋》,将过去和现在糅合在一起,批判现代人的堕落,为“未受玷而不可败坏”的自然之子的消失而感到无穷的悲哀。最后篇《去吧,摩西》寄托了作者对美好社会的向往。

作者打破时间和空间结构又编织得最完美的作品是《押沙龙,押沙龙!》。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把时间和空间任意切换组合,变换叙述视角,显出了高超的创作技巧。如施里夫在听了昆丁讲述塞德本家的

故事之后,就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设想塞德本的两个还不完全知道真情的儿子在一起所做的事情。接着作者有这样一段描述:

施里夫停下来。那就是说,就他们两人,施里夫与昆丁所知,他停下了,因为就他们两个所知,他从来就没有开始说过……因此此刻不是两人而是四人骑着两匹马在黑暗中艰难地走在那个圣诞前夜冻结的十二月车辙之前:他们四人,然后又仅仅是两个——查尔斯-施里夫与昆丁-亨利,这两对人都相信亨利在寻思他(指他的父亲)把咱们全都毁了,片刻也没有这么想他(指查尔斯)准定是很早以来就知道至少是猜到这件事了。”[9](334页)

施里夫和昆丁坐在哈佛大学冰冷的寝室里讲故事,设想内战时塞德本的两个儿子查尔斯和亨利当时的心境。他们两个仿佛随着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起走进黑夜之中,同他们一起前进,连心理活动(斜体部分)也窥见了。福克纳把讲故事的施里夫和昆丁幻化为查尔斯和亨利,改变他们的叙述角度,时进时出,把1909年冬天在哈佛大学校园里的一间学生宿舍和内战时期的一个晚上的情景重叠起来,目的在于探究塞德本家庭悲剧的真正原因。由于谁也无法知道真实的情况,作者就安排了昆丁和施里夫充当侦探进行推理,走进故事之中,又随时意识到自己并非故事中人。时间、地点甚至人物叠加在一起,达到了立体的效果。

### 三 转述使故事情节重叠交叉

福克纳在《八月之光》的第四章,把小说的主要人物和大事件全都集中起来[10](59—78页)。这短短的一章要涵盖这么多人物和事件,没有一个很好的视角是很难办到的。作品通过拜伦去海陶尔家拜访,向他讲述那天杰弗逊镇所发生的事情,一切就衔接得十分自然了。海陶尔对教堂的怀恋,是从他们在谈话的过程中所听到的教堂里传来的声音和海陶尔时而认真听拜伦的讲述,时而又心不在焉表现出来的。其他所有的事情和所有人讲过的话,都是通过拜伦之口转述出来的。因此,读者在倾听拜伦和海陶尔的谈话的同时,既看到了一个乡下人冲进大火之中将伯顿小姐的尸体救出的经过,莉娜小姐到刨木厂找到拜伦,拜伦又带她去比尔德太太家安排住宿的经过,布郎在市镇办公室接受镇长和执法官审问的经过,还看到了、想到了海陶尔牧师的一切遭

遇和他目前对教堂的感情。布郎在接受审问的过程中,又转述了克里斯玛斯所说过的一些话。这么一来,几个层面的故事就同时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押沙龙,押沙龙!》中昆丁的叙述,大多是他从罗莎小姐和他父亲那里听来的故事,他父亲讲的故事又是上一辈讲给他听的。当一个人去转述别人的故事的时候,读者既了解了故事本身,又了解了讲故事的人。作品的这种立体结构,让读者同时获取了许多相关信息。

在《喧哗与骚动》中,康普生夫妇和凯蒂母女都没有直接出来说话。他们的所有言语和做过的所有事情,都是通过班吉、昆丁、杰生和迪尔西之口讲述出来的。因此,读者在了解这些叙述者的同时,也了解到了许多其他事情。

#### 四 故事情节的立体交叉

《圣殿》这部小说有三条线,一是谭波儿的受辱经过,二是金鱼眼的残暴凶杀,三是贺拉斯的伸张正义。三条线交织在一起,善恶对立,使故事结构的立体感十分鲜明。

《去吧,摩西》中的《熊》是一篇著名的狩猎故事。作为短篇小说,该篇的第四章内容占整个故事篇幅的一半,却与狩猎毫无关系。但在整部作品中,它却非常重要,因为它“点明了整部长篇的中心思想,深化了它的总主题,把小说的七个部分紧密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1](424页)这一章的内容非常丰富,几乎包含了福克纳所有小说所关心的主要问题,还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写作手法。熊的故事是整篇小说的一条线,猎人艾萨克的故事是另一条线,最后一章似乎是离题了,而从整体结构来看,它是把前面两条线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拓宽了读者的视野。

福克纳所创作的19部长篇中,差不多三分之二是家庭小说。《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都是关于家庭的故事,每一个家庭的故事由家庭成员或与这些家庭有关的人员的故事组成,这些故事是互补性的、递进式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形成了立体交叉状。以《喧哗与骚动》为例,班吉、昆丁、杰生分别叙述自己和家人的故事。他们叙述的内容虽有重复,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威尔许叙述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作者最后的补充附录则介绍的是整个家庭背景。只有读完所有的故事之后,读者才能对这个家庭的整个历史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

解。缺少任何一部分,都会影响读者对这个家庭的全面认识。

#### 五 整个创作呈立体交叉结构

福克纳作品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他用自己的笔,描绘了一幅幅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充满无穷魅力的画卷。从人物来看,将军、贵族及其后裔、牧师、律师、法官、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奴隶、凶犯等应有尽有,可以说在美国南方一百多年来所能见到的人物,几乎都出现在他的笔下了。从中心主题来看,他讨论了家庭问题、南方传统和旧秩序的解体、南北战争、种族问题、奴隶制等。从使用的技巧上看,既有传统的全知视角,更多的是使用了作品中人物的视角,使他们成了故事的叙述者和参与者,其他如意识流、时空交错、内心独白、并列对照、闪回、象征隐喻、宗教典故等,也在作品中随处可见。人物的发展没有局限于一部作品之中。如《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又成了《押沙龙,押沙龙!》中了解并叙述塞德本家庭故事的主要人物。由于80年传统的东西一直存在于昆丁的脑海之中,这就使读者更进一步了解到他为什么不能走出过去,而最终走向自杀的原因。所以,福克纳的作品不但每一部呈立体交叉结构,整个创作也是立体交叉互补性的。他不时地转换视角来看待人物、事件和主题,对已经描述过的内容进行修补,以求更加立体、全面和客观。以家庭小说为例,《喧哗与骚动》讲的是南方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紧接着他在《我弥留之际》中讲述了一个穷苦白人家庭的故事,进一步深化在前部小说中所表达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特殊感情,而到了《押沙龙,押沙龙!》中,这种感情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即渴望被认可与拒绝认可,同时又深化了在《八月之光》中所探讨的种族问题,以及几乎是所有作品中所表达的南方必然走向崩溃这么一个主题。综观福克纳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不同视角,各种创作手法交替使用,主题思想逐渐加以深化。读者对福克纳的作品读得越多,对南方的了解也就越多,也就越能更全面地审视南方。

福克纳的作品自成体系,这是他的伟大之处,不愧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正如作者所做出的努力一样,读者也应该时常变换视角,变换思维方式来看待福克纳作品和他笔下的南方,并参照别的美国南方作家、史学家笔下的南方。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对美国南方做出尽可能客观全面的评价。

参考文献:

- [1]威廉·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M]. 李文俊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 [2]肖明翰. 福克纳主要写作手法的探讨[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1).
- [3]刘存波. 浅析福克纳小说的叙事手法[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2).
- [4]刘存波. 论喧哗与骚动的复调结构[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2).
- [5]赵毅衡. 比较叙述学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 [6]李维屏. 英美意识流小说[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 [7]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8]王屹. 这是一个新天地:《去吧,摩西》主题阐释[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3).
- [9]威廉·福克纳. 押沙龙,押沙龙! [M]. 李文俊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 [10]Faulkner, W. *Light in Augus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60.
- [11]肖明翰. 威廉·福克纳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 The Three-Dimensional and Intersected Structures in Faulkner's Works

CHEN Cai-y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Jiaotong College, Chongqing 400074, China)

**Abstract:** William Faulkner adopts three-dimensional and intersected structures in his works, namely, the streams of consciousness, multiple narrative perspectives, indirect narration, multiple plots, and the structures of his whole works being three-dimensional and intersected. Faulkner's works form a fascinating three-dimensional painting of the southern society.

**Key words:** Faulkner; three-dimensional; intersected; structure

[责任编辑:张思武]